#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禮記集說卷三十四

五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一百六十二 經部

禮記集說卷三十四

宋 衛湜 撰

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意論輕重之序愼測淺深之量以别之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疑獄汜與衆共之衆疑赦之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

鄭氏曰權平也意思念也淺深謂俱有罪本心有善惡也盡之盡其情也小大猶輕重已行故事曰比

孔氏曰原本也凡犯罪之人或子為父隱臣為君諱雖觸刑禁而非其本惡故聽訟者本其宿情立其恩義為平量之恕而免放之盡意思念量罪之輕重次序不有越濫謹慎測度罪人之意善惡淺深之量以分別之使不相亂也聽獄之人又當盡悉己之聰明尋其事之根本致其忠恕仁愛不使嚴酷枉濫以盡犯罪之人情不有抑屈疑獄謂事可疑難斷者也汜廣也已若疑彼罪而不能斷決當與衆庶共論決之

若衆人疑惑則當放赦之故書云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也比例也言雖疑而赦之不可直爾而放當必察案舊法輕重之例以成於事也

長樂陳氏曰輕重言其罪淺深言其情大小言其辟原父子之親則以恩掩義立君臣之義則以義掩恩悉其聰明則得其情致其忠愛則哀矜而勿喜疑獄與衆共之吕刑所謂胥占是也衆疑赦之吕刑所謂刑罰之疑有赦是也

嚴陵方氏曰父子之親本乎情故曰原君臣之義錯諸事故曰立親主於愛而已一於愛則刑有所不忍加義主於敬而已一於敬則刑有所不敢及一皆如是豈足以為法之經哉其或於親有所原於義有所立者特從法之權而已故曰以權之也事之輕重各有序也而不可亂焉行其事者其可以無倫乎亦在乎論之而已情之淺深各有量也而不可過焉原其情者其可以無測乎亦在乎測之而已事非有惑無

所用論故曰意論以意生乎有惑故也情非用誠不可以測故曰愼測以愼由乎用誠故也若是則輕重淺深各得其辨矣故曰以別之也悉其聰則所聽者無遺矣悉其明則所見者無遺矣致其忠則不欺之至矣致其愛則不忍之至矣若是則有不盡於刑之道乎故曰以盡之也汎與汎愛之汎同可信則斷之以巳可疑則資之於衆也衆疑赦之者又不以偏愛而有所釋必察其罪之在大辟則比於大辟以成其

獄察其罪之在小辟則比於小辟以成其獄比之為言附也呂刑所謂上下比罪是矣其序則首言權之者以見先王之用刑非以為常也然事情不可以無辨故繼言以別之別之則理無遺矣故繼言以盡之盡之則獄可以決矣故言以成之終焉

李氏曰五家為比有罪則奇衺相及而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恭則不相及也比必相及所以使之止其惡父子兄弟不相及所以使之全其恩故曰必

原父子之親為王之親而有罪則適輕犯王之親有罪則適重凡賢者能者有功者勤者為王之賓者皆有以寛而宥之犯之者反此故曰立君臣之義原在乎情故曰原立在乎義故曰立權者至於平而止之物也吕刑曰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孚正于五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聽以五辭正以五刑刑之正也正以五罰正以五過刑之變也司寇正刑明辟師聽五辭之謂也凡制五刑必即

天論正于五刑之謂也郵罰麗於事正于五罰之謂也衆疑赦之正于五過之謂也古之聽獄也察下之妄僞無所逃其罪而罪之所疑猶赦之此亦務省刑之道而有以見先王之仁也

石林葉氏曰父為子隱親之也臣為君隱尊之也親之則為仁故原之則以重本尊之則為義故立之則以正名二者於理為可而於罪則不可量輕重而行者乃所以為權也刑所施有輕重輕下服而重上服

則其序也罪有淺深深者刑重淺者刑輕則其量也序則有理故意以論之量則有制故慎以測之此四者所施不同要其刑罰明辨而不失此所謂別之也聰明則聽獄訟者也忠愛則斷獄訟者也聰明近智精而思之在已忠愛近仁推而及之在人故聰明言悉忠愛言致智則得其情仁則哀矜而勿喜聽斷獄訟至此則待之已盡至於罪有可疑而衆共赦亦必從之猶刑人於市與衆棄之也雖然罪有輕重則事

有大小引事類而比附以決之然後成獄辭

講義曰父子之親若周官議親之辟是也君臣之義若周官議賢之辟是也

金華邵氏曰用刑以平允為主不可偏於一也原父子之親則近於愛故必權之以君臣之義則不溺於愛意論輕重之序則近於私故必謹測淺深之量則不流於私悉其聰明則近於察故必致其忠愛而不陷於察如此而或偏於一未之有也

成獄辭史以獄成告於正正聽之正以獄成告于大司寇大司寇聽之棘木之下大司寇以獄之成告於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之成告於王王三又然後制刑

鄭氏曰史司寇吏也正於周鄉師之屬今漢有正平丞秦所置周禮鄉師之屬辨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職聽於朝司寇聽之朝王之外朝也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面三槐三

公位焉大司寇聽之棘木之下即此外朝也獄成告
於王王使三公復與司寇及正共平之重刑也周禮
王欲免之乃命公會其期三又當作三宥宥寛也一
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
孔氏曰成獄辭者獄吏初責覈罪人之辭已成定也
吏以成辭告於正正得吏告罪成之辭而又聽察也
鄭註云鄉師之屬鄉謂鄉士師謂士師云之屬者謂
遂士縣士方士之等非周禮地官之鄉師也漢書百

官表廷尉秦官掌刑辟有正左右監宣帝初置左右平鄭見古有正連言平耳王制多是殷法秦則放殷置之也正聽已竟又以獄成之辭告於大司寇大司寇與公卿在朝槐棘之下聽獄訟成以告於王也鄭註辨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職聽於朝是鄉士遂士縣士職文彼註云異謂殊其文書謂殊異其應死刑之罪要之者為其罪法之要辭即是因之狀辨錄為要狀周禮朝士掌外朝之法左嘉石平罷民

焉罷民則是犯罪之人鄭註左九棘至三公位焉皆朝士職文故知聽於外朝也棘取赤心而外刺見周禮註王命三公參聽之者王既得司寇之告成辭而刑辟不可謬妄故王又命三公與司寇及正更共參準聽之是三公之外共人相參而聽之也註云周禮欲免之公會其期遂士職文三公參聽得其情實以獄成辭以告於王王三又者三三事也王得三公之告則以三事命寛之鄭註云一宥以下周禮司刺文

不識者不審也若仇讎當報甲見乙誠以為甲而殺之者過失若舉刃欲斫伐而軼中人者遺忘若閒帷薄忘有在焉而以兵矢投射之王恐有此三事致罪故令宥之若不當三事故造罪者然後制刑

嚴陵方氏曰成獄辭謂訊獄之辭已成而不可變也則非謂無簡矣故史得以獄成告於正也獄辭始於史者以掌官書故也正之聽也特於獄而已至於大司寇之聽也則又於朝焉聽之於朝而獄之辭又成

矣故可以告之於王然而獄正特刑官之屬而已大司寇特刑官之長而已專以一官之聽猶慮不能無私焉故王又命三公參聽之以合乎公議也三公參聽之而獄之辭又成矣於是又告於王若是則以五刑治之固可矣然以三又之法原之或在所赦焉故三又然後制刑也可以制刑矣而又宥之故謂之又也君子之盡心尤見於此

長樂陳氏曰正周官鄉士之類是也史鄉士史十有

二人之類是也王必三宥然後有司制刑者王以道
揆而貴乎寬有司以法守而貴乎嚴寬則天下之所
樂嚴則天下之所畏
山陰陸氏曰正無常位顧所言何如耳若建其正立
其貳則正大司徒大司寇是也正掌官法以治要師
掌官成以治凡則正大司徒小司徒大司寇小司寇
鄉師士師是也此言大司寇又言正則正謂小司寇
矣將出學小胥大胥小樂正簡不帥教者以告於大

樂正大樂正以告於王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學不變王親視學不變王三日不舉屏之遠方西方曰棘東方曰寄終身不齒又曰成獄辭史以獄成告於正正聽之正以獄成告於大司寇大司寇聽之棘木之下大司寇以獄之成告於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之成告於王王三又然後制刑是二者上之所敬謹也若司市掌市之治教政刑小刑憲罰中刑狥罰大刑扑罰雖曰未麗於刑亦刑之事也然

則大樂正所屏大司寇所刑司市所罰一歳幾何皆
君相之所當先知者故王齋戒受諫冢宰齋戒受質
不敢以為後故曰天子齋戒受諫司會以歳之成質
於天子冢宰齋戒受質大樂正大司寇司市三官以
其成從質於天子
凡作刑罰輕無赦刑者侀也侀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
故君子盡心焉
鄭氏曰法雖輕不赦之為人易犯也變更也

孔氏曰此文起例故云凡作刑罰也此非疑獄故雖輕不赦若輕者輒赦則犯者衆也故書云刑故無小刑者侀也此說刑之不可變上刑是刑罰之刑下侀是侀體之侀言刑罰之刑加人侀體又曰侀者成也言侀體之侀是人之成就容貌容貌一成之後若以刀鋸鑿之斷者不可續死者不可生故云不可變故君子盡心以聽刑則上悉其聰明致其忠愛是也

延平周氏曰書曰宥過無大刑故無小蓋刑罰者所

以防其故者也故雖輕亦在所不赦

長樂陳氏曰蓋無赦則民不至於犯罪盡心則吏不至於濫刑有無赦之法以禁於未然之前有盡心之吏以應於已然之後此民所以畏法而親上也

馬氏曰刑之所以為刑者猶人之有例也一辭不具不足以為刑一體不備不足以為成人故曰刑者例也例者成也辭之所成則刑有所加而不可變故曰一成而不可變君子無所不盡其心至於用刑則尤

愼焉

山陰陸氏曰凡作刑罰輕無赦言如上所謂可謂恕矣即欲作而興之雖輕又不可赦若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是也刑者例也者刑者人之刑也無趾曰天刑之安可解天之所謂刑與乎人之所謂刑例者成也者人之刑論成而已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若三公以獄之成告於王雖王猶不得變桃應問曰舜為天子皐陶為士瞽瞍殺人則

如之何孟子曰執之而已矣

李氏曰司寇職曰聽萬民之獄訟以情訊之至於旬乃弊之用情訊之所以盡其心及十日斷之以其一成而不可變也故舜獨命士曰欽哉欽哉

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殺作淫聲異服奇技奇器以疑衆殺行僞而堅言僞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衆殺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衆殺此四誅者不以聽

鄭氏曰析言破律巧賣法令者也亂名改作謂變易其官與物之名更造法度也左道若巫蠱及俗禁淫聲鄭衛之屬異服若聚鷸冠瓊弁也奇技奇器若公輸般請以機窆行偽至而澤皆謂虛華捷給無誠者也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今時持喪葬築蓋嫁取卜數文書使民倍禮違制四誅者不以聽為其為害大而辭不可習

孔氏曰左道謂邪道地道尊右右為貴故漢書云右

賢左愚右貴左賤故正道爲右不正道爲左巫蠱若
武帝時江充埋桐人於太子宫是也蠱者損壞之名
巫行邪術損害人者俗禁若前漢張竦行辟反支後
漢郭躬傳有陳伯子者出辟往亡入辟歸忌是也鄭
衛多淫風故謂淫聲鄭云之屬者桑間濮上之音亦
是也鄭子臧好聚鷸冠見僖二十四年左傳楚子玉
爲瓊弁玉纓見僖二十八年左傳瓊弁謂馬飾皆異
服也公輸般請以機窆者指其人巧謂之奇技指其

機窔謂之奇器故奇技奇器總謂般也行此詐偽而守之堅固不肯變改言談偽事辭理明辨不可屈止習學非違之書而又廣博順從非違之事而能光澤文飾鄭註虛華謂習偽習非捷給謂辨博而澤孔子為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之類是也假於鬼神時日卜筮者妄陳邪術恐懼於人假託吉凶以求財利如今時之人執持此喪葬築蓋嫁娶卜數之文書以惑於衆妄陳禍福浪説妖祥築謂垣牆蓋謂舍宇

嚴陵方氏曰析言則離於理破律則壞於法亂名則失其實改作則反其常若是者皆執左道以亂政也故殺竒技足以蕩人之心竒器足以喪人之志所學者非則道失其正矣況至於澤而及人乎假於鬼神則以禍福而惑人者也假於時日則以災祥而惑人者也假於卜筮則以吉凶而惑人者也雖不足以亂政亦足以疑衆矣故亦在所殺也左道者以於道逆而不便也國語士蒍曰大子君之貳也恭以俟嗣何

官之有今君分之土而官之是左之也是則左以言
其逆也春秋南遺曰冢卿無卤介卿以葬不亦左乎
是則左以言其不便也
馬氏曰淫聲所以惑民聽異服所以惑民視奇技奇
器所以惑民心偽對誠之辭非對是之辭言行偽而
不由於誠學順非而不由於是猶足以惑動人之善
心甚者至於堅辯博澤有以惑衆故殺卜筮者先王
所以使民信時日畏法令而不以正告則謂之假假

於鬼神之幽而信其卜筮之明則有以惑於衆故殺之

長樂陳氏曰先王之於民其教之也則鄉師攷教察辭稽器展事合方氏同其數器壹其度量除其怨惡同其好善訓方氏誦四方之傳道正歲則布而訓四方而觀新物行人屬象胥諭言語協辭命諭書名聽聲音達瑞節同度量其禁之也大司徒有造言之刑亂民之刑大司樂禁淫聲司稽禁不物者大祝禁逆

祀命者然則析言以亂理破律以亂法亂名而失實改作以敗常執左道以畔順以至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亂政疑衆者其在所殺宜矣然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者多出於在上者之所為故亂政所謂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者也淫聲以至時日卜筮多出於在下者之所為故疑衆所謂發於其事害於其政者也亂政者其害大疑衆者其害小此亂政之誅所以先於疑衆也時日卜筮必有禁何也古者天子有

守龜諸侯有守筮大夫有所占則請卜於君而已是在下者無卜筮之禮也

山陰陸氏曰破律破後王所述改作改先王所作若瞽史諭書名是亦名也

李氏曰舜典曰怙終賊刑怙自恃以為姦者也終遂而不反者也賊害人者也三者先王之所刑而刑之莫先於怙此四誅之所以不聽也求之周官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所謂暴力亂政者也作

淫聲異服奇技奇器以疑衆所謂矯誣犯禁者也行偽而堅言偽而辨學非而博順非而澤與夫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衆所謂作言語而不信者也故禁䖍氏曰以告而誅之所以誅其不聽也先王之世道德一而習俗成其行有若是者乎葢亦備法所不免也後世道德既微而竒行者於刑無誅義理既晦而異言者於法無禁行偽者其行之有故言偽者其言之成理淫辭不能放詖行不能距此君子所以思反

經而已矣

石林葉氏曰先王盛時道德一於天下言而有法則可述離析其言則為無法事正其名則事成亂名改作則為敗事執左道而不順於理則為逆凡此非特疑於衆而於國政亦亂之也聲不正則淫服不同則異技也器也不合法度則為奇言行不比先王則為偽學不順其是則為非鬼神時日卜筮不以實告則為假凡此雖非害政而人之視聽不得自信亦疑之

也亂政則入造言之刑疑衆則入亂民之刑皆所必誅而無赦故不以聽雖然言行以僞學順而非皆所自為而刑必誅而無赦不已甚乎蓋其行堅也疑於德言辯也疑於道學非也疑於智順非也疑於仁皆足以驚世亂俗此所以楊氏為我墨氏兼愛陳仲子之亷尾生之信君子力排之也

延平周氏曰此四誅者不以聽以其非過而其情不待於聽也

金華邵氏曰論其罪雖未至於可殺究其實則蠹民心甚矣故不聽而殺之聖人防微之意也

凡執禁以齊衆不赦過有圭璧金璋不粥於市命服命車不粥於市宗廟之器不粥於市犧牲不粥於市戎器不粥於市用器不中度不粥於市兵車不中度不粥於市布帛精麤不中數幅廣狹不中量不粥於市姦色亂正色不粥於市錦文珠玉成器不粥於市衣服飲食不粥於市五穀不時果實未孰不粥於市木不中伐不粥

於市禽獸魚鼈不中殺不粥於市關執禁以譏禁異服識異言

鄭氏曰不赦過亦為人將易犯圭璧金璋至戎器皆尊物非民所宜有戎器軍器也粥賣也用器不中度至姦色凡以其不可用也用器弓矢耒耜飲食器也度丈尺也數升縷多少錦文珠玉衣服飲食不粥於市不示民以奢與貪也成猶善也五穀果實未成不利人木伐之非時禽獸魚鼈殺之非時皆不中用故

皆不粥於市周禮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春獻鼈蜃月令季冬始漁闗竟上門譏呵察

孔氏曰言圭璧金璋及犧牲戎器皆是尊貴所合蓄之物非民所宜有防民之僭偽也軍器防民之賊亂也飲食器者既夕禮敦杅之屬布帛精麤者若朝服之布十五升斬衰三升齊衰四升之類是也廣狹者布廣二尺二寸案鄭註周禮則帛廣二尺四寸若不中度數並不粥於市衣服飲食與珠玉連文據華美

者不得粥之若尋常飲食則得粥也但不得羣聚耳

故周禮司虣云禁屬游飲食於市是也前言圭璧金

璋是貴者之器非民所宜有此錦文珠玉是華麗之

物富人合有但不得聚之過多故云不粥於市不示

民以奢也飲食不粥者不示民以貪也司關之官執

此戒禁之書以譏察出入之人禁身著異服者又識

口為異言之人防姦偽察非違

長樂劉氏曰此夏殷司市所執之禁令也天下之民

以有易無莫不萃於市也司其市者執禁令以通其有無而犯於國之禁令者不得粥於其市則人人篤於信義而詐偽不生矣物物遂其性命而暴夭不作矣禮制由之以立忠愛由之以成故中和可致於市民也

嚴陵方氏曰禁之所在不可違也故以執言也周官士師掌國之五禁皆以木鐸狗于朝書而縣于門閭近則狗之使聞遠則縣之使觀在上待之為已盡在

下習之為已久如是而猶犯之宜其不赦矣金璋蓋以金飾之璋即考工記所謂大璋中璋黄金勺青金外者是以言圭璧金璋則琥璜之類可知命服謂君所命之服若再命受衣服者是矣命車謂君所命之車若三命受車馬者是矣戎器不粥而兵車之中度則得粥之者以邱乘出車賦而兵車之粥不可禁故也姦色謂若紅紫之類正色謂若玄黄之類孔子惡紫之奪朱則姦色固能亂正色以其不正足以生姦

也錦文猶月令之言文繡言錦則繡可知言文則章可知珠玉未成器而得粥於市者以用之以為器然後見其為奢也衣服飲食人之所日用者不可不粥此亦禁其侈靡者而已觀周官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亦不過是也執禁以譏即前關譏而不征禁異服則慮其足以惑衆視識異言則慮其足以惑衆聽特曰識之所以借上之所采而達之故也識與小子識之之識同

馬氏曰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以其所有易其所無交易而退者先王日中之市也先王之為政在於明分而貴賤異勢其用不可無差等故圭璧金璋上之所寶也命服命車上之所用也宗廟之器犧牲上之祭祀所用也戎器上之所以禦患也凡此皆上所用非下之所宜有故皆不粥於市先王之為政在於度量而度量不一則先王有所禁故不中度不中數不中量皆不粥於市先王於為政害者使之亡靡者

使之微故姦色亂正色錦文珠玉成器衣服飲食皆不粥於市所以去其靡也五穀不時果實未熟木不中伐禽獸魚鼈不中殺皆不粥於市所以去其害也異服之在四誅則不以聽而止於禁之識之何也蓋禁之者守關之事也至於誅則在上者之所為也
山陰陸氏曰圭璧金璋言有以下諸物不常有也穀梁曰其不言有不使麟不恒於中國也金在璋上著金亦器若金敦之類兵車不中度不粥於市則兵車

中度粥於市也周官質人掌成市之兵器然則戎器不粥於市為有戎器者也非戎器不粥於市衣服飲食不粥於市謂初非粥者也即他飲食不應有禁下言大史大史王左右也遠則舉闗近則舉王左右以為其餘莫敢不慎也

李氏曰執禁者持成法以有待也持之以法故曰執待其未然故曰禁雖過不赦欲民莫敢不慎也圭璧金璋命服命車宗廟之器犧牲戎器粥於市則慢禮

用器不中度布帛精麤不中數幅廣狹不中量姦色
粥於市則亂政錦文珠玉成器飲食粥於市則靡俗
五穀不時果實未熟木不中伐禽獸魚鼈不中殺而
粥於市則傷物周官司市凡偽飾之禁在民者十有
二在商者十有二在賈者十有二在工者十有二蓋
錦文成器飲食民得以有而不禁圭璧金璋犧牲商
得以資賈得以粥而無禁命服命車戎器工得以作
而無禁故在民在商在賈在工者皆十二而此言其

禁則十有四也

盱江李氏曰司市凡治市之貨賄六畜珍異亡者使有利者使阜害者使亡靡者使微利利於民謂物行沽者使有使阜起其賈以召之也使亡使微抑其賈以却之也侈靡細好使富民好奢微之而已又偽時之禁俱十有二工不得作賈不得粥商不得資民不得畜此經所言亦其類也夫理財之道去偽為先民之詐偽蓋其常心矧茲市井飾行價慝何所不至哉

姦偽惡物而可雜亂欺人以取利則人競趨之矣豈惟愚民見其<sub>闕</sub>邪使人妨日廢業以作無用之物人廢業則本不厚矣物無用則國不實矣下去本而上失實禍自此始也至於侈靡皆為人費雖不可盡去亦當制節使微少矣孟冬之月令曰毋或作為淫巧以蕩上心必功致為上書曰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正此之謂也

石林葉氏曰以令示於衆而使之避者禁也一弛其

禁而赦之則犯者必多故不赦過自圭璧金璋至於
禽獸魚鼈皆設禁於市者也至於關者人所道以出
入而其所禁尤嚴於市故衣服貳而民德不歸於一
則禁異服議論異而道德不合於一則識異言異服
見於用則易知故曰禁異言必辨而後審之故曰識
先王一道德以同俗明刑而析言異服者殺所以誅
其已然正法而異言異服者譏所以禁其未然凡此
皆治民之具諱惡者亦人情所不免故下大史執簡

以記其言動奉諱惡以示禁者所以為治天下之終也

延平周氏曰先王治市之法如此之致詳蓋所以杜其僭踰欺詐而又以順時令者也關之有征先王之通法孟子謂令之為關將以為暴豈有征即是暴邪蓋言征之有過於先王之法者也

吳氏𡚁曰司市偽飾之禁在民在商在賈在工皆十有二而在民尤先於商賈與工者民不敢用則商賈

不敢販工亦不敢造也王制其禁凡十有四先王之世大率嚴於市如此此民之所以安分務本而無奢淫姦偽之習也

大史典禮執簡記奉諱惡

鄭氏曰簡記策書也諱先王名惡忌日若子卯

孔氏曰此經論大史之官典掌禮事國之得失是其所掌執此簡記策書奉進於王以所諱所惡之事奉進也鄭註諱謂先王之名惡謂子卯忌日其實餘諱

亦大史奉之故禮運云天子適諸侯必舍其祖廟而不以禮籍入是謂天子壞法亂紀鄭註云以禮籍入謂大史典禮執簡記奉諱惡是亦諱諸侯之祖父也子卯已具檀弓疏此惡亦兼餘事故誦訓云掌道方慝以詔辟忌鄭註云方慝四方言語所惡是也

長樂劉氏曰此夏殷大史之職主典國之禮法凡有大禮大事則執簡記以考正其儀天子行禘祫會遠祖於大廟則奉其諱若日月有可惡而齋戒恐懼以

侯天譴則奉其惡日於天子所以佐佑一人惕厲脩德若天地有大災變三辰失其常度咎徵作於四時札瘥形於四國皆天子之所惡也周官大史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國之治掌法以逆官府之治掌則以逆都鄙之治正歲年以叙事于官府頒告朔于邦國而小史掌邦國之志奠繫世辨昭穆若有事則詔王之忌諱大略皆同也

長樂陳氏曰諱則非可言惡則非可為執簡記則王

知所從奉諱惡則王知所辟凡此施於喪祭軍賔會同之類而巳若夫四方之政事與其志則有誦訓傳道及詔辟忌

嚴陵方氏曰執簡記即周官大史所謂執書抱法是也奉諱惡小史所謂詔王之忌諱是也此一言之於大史者以小史為大史之佐故得以兼之簡記謂簡冊所記之言也執言執之於此奉言奉之於上凡此特用之於行禮之時耳故以典禮言之

山陰陸氏曰此言執簡書王言動善則記之惡雖記之猶諱變善言奉著善臣所奉也書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惟說式克欽承

廬陵胡氏曰諱惡謂人主所諱言而惡聞者賈山云人主惡聞其過是也故下云受諫

天子齊戒受諫司會以歲之成質於天子冢宰齊戒受質大樂正大司寇市三官以其成從質於天子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齊戒受質百官各以其成質於三官大

司徒大司馬大司空以百官之成質於天子百官齊戒受質然後休老勞農成歳事制國用

鄭氏曰歳終羣臣奏歳事諫王當所改為也司會冢宰之屬掌計要者成計要也質猶平也平其計要冢宰齊戒受質賛王受之也大樂正於周宗伯之屬市司市也於周司徒之屬從從於司會也百官司徒司馬司空三官之屬也百官受質受平報也休老勞農饗養之也成歳事斷計要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歲終天子受質及百官質於天子休老勞農制國用之事也以其歲終天子舊來所施之事或有不便須有改為百官以此上諫於王天子以其事重故先齊戒而後受於諫也司會總主羣官治要故以一歲治要之成質於天子質平也謂奏上文簿聽天子平量之也冢宰貳王治事故亦齋戒賛王受羣臣所平之事謂共王論定也大樂正大司寇市三官各以其當司成要隨從司會平於天子以周

法言之司會總主羣官簿書則司徒司馬司空簿書亦司會掌之質於天子所以下文司徒司馬司空各質於天子不由司會唯大樂正大司寇市三官從司會質於天子者司會總主治要先質於王若今時先申帳目樂正司寇司市當司事少即徑從司會以質於王其司徒司馬司空總主萬民其事既大雖司會進其治要仍須各受質屬官親自質於天子百官齋戒受質者以司徒司馬司空質於天子天子平斷畢

當須報於下百官齋戒受天子所平之要然後休老勞農即十月蜡祭飲酒勞農也斷定計要一歲事成乃制來歲之國用故云制國用也案周禮註歲計曰會月計曰要日計曰成彼對文耳鄭總而言之故云成計要也司徒司馬司空受百官質故云三官之屬若以殷法言之案曲禮云司徒司馬司空司士若以周法言之案夏傳司徒司馬司空三官分主九卿則兼羣官焉但大樂正大司寇司市特自質於天

子也

嚴陵方氏曰齊以齊其内志之動戒以防其外物之侵古之人將有思也將有為也未嘗不齋戒者凡以致其謹而已故君之齋戒所以謹其所受之諫於下也臣之齋戒所以謹其所受之質於上也然而一歲之内所諫所質多矣必於歲之終乃齋戒受之何哉蓋今歲於是乎幾終來歲於是乎更始朔易之事將有所平在始和之政將有所布宣既驗者可因為之

監未然者可豫為之防君臣上下其可以不慎乎則齋戒以受之不為過矣成即周官司會之職以歲會考歲成者是矣謂之成以其計要所成之績故也計要正司會之所掌故其質於天子獨先於衆焉冢宰齋戒受質者蓋天子以司會之成降於冢宰必降於冢宰者以冢宰為天官之長司會則天官之屬故也大樂正大司寇市三官雖非冢宰之屬然以其計要正司會之所掌故以其成質於天子特從司會而已

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齋戒受質者是蓋各以其類受之也大司徒掌邦教敷五典者也而樂正則崇四術立四教焉故樂正之質則司徒受之司馬掌邦政統六師者也而司寇則詰姦慝刑暴亂焉故司寇之質則司馬受之司空掌邦事居四民者也而司市則掌偽飾之禁在民在商在賈在工者各十有二焉故司市之質則司空受之此非各以其類乎百官蓋三官之屬以其職卑而不敢專達故必質於三官然後

其成得達於天子也獨不及宗伯者以樂正所立之教兼於禮故也然後休老勞農者蓋物作於春長於夏斂於秋藏於冬則一歲之終固可休之時也帝出乎震見乎離説乎兌勞乎坎則一歲之終固可勞之時也老者血氣既衰是為可休之人農之稼穡亦已勤矣是為可勞之人於可休之時而休其可休之人於可勞之時而勞其可勞之人蓋先王所以奉天時而為政者如是而已成歲事則所以計今歲之所入

制國用則所以待來歲之所出也前經言量入以為
出故成歲事然後可以制國用焉且歲事繫乎天則
成其終者存乎人國用出乎下則制其始者本乎上
故於歲事曰成國用曰制也
長樂陳氏曰本在於上末在於下要在於主詳在於
臣故百官積日而治詳天子一日列之而已此司會
所以質歲之成於天子也周官司會以參互考日成
以月要考月成以歲會考歲成以詔王及冢宰則詔

王者質於天子是也詔冢宰者冢宰齋戒受質是也

於天子言受諫於冢宰言受質受質則列其已然者

受諫則列其已然而脩其未然者其受之必至於齋

戒無敢慢故也受質然後休老勞農以其萬物歸根

之時而老者不可不休百穀既入之後而農者不可

不勞休老黨正所謂正齒位籥章所謂息老物是也

勞農特牲所謂息田夫月令所謂勞農而休息之是

也

馬氏曰日窮于次月窮于紀當是之時上之是非不可以不諫故天子則齋戒以受之下之善否亦不可不校故司會以歲之成質於天子質者質其是非而聽其誅賞也故天子以司會之成降於冢宰冢宰則齋戒受之說者以贊王受之其說蓋非是矣蓋掌一歲之事者冢宰也而司會者冢宰之屬周官曰日有成月有要歲有會故司會以歲之成質於天子天子則降於冢宰固其理也大樂正大司寇市三官統於

冢宰而非冢宰之屬以其職無專達故以其所成從司會以質其誅賞焉天子則以大樂正大司寇市三官之成降於三官故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則齋戒以受之百官者三官之屬而其職亦無專達故以其成質於三官然後三官以百官之成質於天子則百官齋戒以受之至於百官受質然後休老勞農成歲事制國用考之周官大樂正者宗伯之所屬大司寇者六卿之所屬與此不同者蓋周官之言周之禮也

延平周氏曰受諫必齋戒者神明之也司會總一歲之文書故質於天子必司會先之大樂正人材之所主大司寇民命之所繫司市國貨之所出三者可謂重矣故從之言司徒司馬司空而不及宗伯者禮出於教故也休老勞農者萬物歸根於冬然後復生於春帝勞乎坎然後復出乎震故蜡所以息老物與勞農者庶其有以繼之也成歲事者成終而成始也

山陰陸氏曰以諫換質言王於此求諫非直受質而

已亦王之隆嫌下或不敢諫六官不言宗伯以大樂

正見之也

廬陵胡氏曰大樂正等由司會以正於王大司徒以

下三官不由司會者以其總主萬民得自質於王司

會但進其治要耳先儒云天子平斷畢報於下故百

官受天子所質之要非也此謂百官自受在下所質

正之要也

新安王氏曰冢宰司徒司馬司寇司空五官皆齋戒

受質惟宗伯不與蓋典禮有常無可損益故也

禮記集說卷三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一百六十三 經部

禮記集說卷三十五

宋 衛湜 撰

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脩而兼用之

鄭氏曰兼用之備陰陽也凡飲養陽氣凡食養陰氣陽用春夏陰用秋冬

孔氏曰此一節論虞夏殷周養老不同之事凡養老者皇氏云人君養老有四種一是養三老五更二是

子孫為國難而死王養死者父祖三是養致仕之老四是引户校年養庶人之老熊氏云天子視學之年養老一歲有七謂四時皆養老凡四也案文王世子云凡大合樂必遂養老註云大合樂謂春入學舍菜合舞秋頒學合聲通前為六又季春大合樂天子視學亦養老世子云凡視學必遂養老是總為七也有虞氏以燕禮者盧氏云燕禮脫屨升堂崔氏云燕者殽烝於俎行一獻之禮坐而飲酒以至於醉有虞氏

帝道弘大故養老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者崔氏云饗則體薦而不食爵盈而不飲依尊卑為獻取數畢而已夏貴禮敬故養老以饗禮殷人以食禮者崔氏云不飲酒享大牢以禮食之殷人質素故養老以食禮周人脩而兼用之者謂周人脩三代之禮春夏養老之時用虞氏燕禮夏后氏饗禮秋冬養老之時用殷人食禮周極文故兼用之也皇氏云饗有四種一是諸侯來朝天子饗之則周禮大行人職云上公之

禮其饗禮九獻是也其牲則體薦體薦則房烝故春秋宣十六年左傳云饗有體薦又國語云王公立飫則有房烝其所云飫即謂饗也立而成禮則謂之飫其禮亦有飯食故春人云凡饗食共其食米鄭云饗有食米則饗禮兼燕與食也二是王親戚及諸侯之臣來聘王饗之禮亦有飯食及酒其酌數亦當依命其牲則折俎亦曰殽烝也故國語云親戚宴饗則有殽烝謂以燕禮而饗則有之也又左傳宣十六年云

饗有體薦宴有折俎公當饗卿當宴王室之禮也時
定王饗士會而用折俎以國語左傳觀之則知王親
戚及諸侯之大夫來聘皆折俎饗也其饗朝廷之臣
亦當然也三是戎狄之使來王饗之其禮則委饗也
其來聘賤故王不親饗之但以牲全體委與之故國
語云坐諸門外而體委與之是也若夷狄君來則當
與中國子男同故小行人職掌小賓小客所陳牲牢
當不異也四是饗宿衛及耆老孤子則以醉為度故

酒正云凡饗士庶子饗耆老孤子皆共其酒無酌數

鄭云要以醉為度食禮者有飯有殽雖設酒而不飲

其禮以飯為主故曰食也其禮亦有二種一是禮食

故大行人云諸公三食之禮有九舉及公食大夫禮

之屬是也二是燕食謂臣下自與賓客旦夕共食案

鄭註曲禮酒漿處右云此大夫士與賓客燕食之禮

是也燕禮者凡正饗食在廟燕則在寢燕以示慈惠

故也燕禮則折俎有酒而無飯其牲用狗燕安也其

禮最輕升堂行一獻禮畢而脱屨升堂坐飲以至醉
也儀禮猶有諸侯燕禮一篇凡燕禮亦有二種一是
燕同姓二是燕異姓故鄭箋湛露詩云夜飲之禮同
姓則成之庶姓讓之則止此燕饗食致仕之老則當
用正饗正食正燕之禮以其有賢德不可以褻禮待
之其饗死事之老不必有德又是老人不宜久立當
用折俎之饗燕食之食異姓之燕禮也鄭註凡飲養
陽氣凡食養陰氣郊特牲云饗禘有樂而食嘗無樂

是故春禘而秋嘗饗與禘連文故知饗在春食與嘗連文故知食在秋彼不云冬夏者彼是殷禮此言冬夏周法也或鄭因春言夏因秋言冬雖周冬夏不養老也就如熊義去冬夏則一年有五養老也若春合舞秋合聲即是春秋養老之事則通季春三養老也此義實可疑皇氏云春夏雖以飲為主亦有食先行饗次燕次食秋冬以食為主亦有饗先行食次燕次饗一日之中三事行畢義或然也

長樂陳氏曰虞氏以燕則以恩勝禮夏后氏以饗則以禮勝恩殷人以食則取恩禮之中而周則文備故脩而兼用之周官外饔言饗耆老此周人以饗禮養老也行葦言飲射而繼之以祈黄耇此周人以燕禮養老也祭義曰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此周人以食禮養老也　又禮書曰天子之於老也其所養也三國老也庶老也死政者之老也歳養之也三仲春也季春也仲秋也周

禮羅氏羅春鳥獻鳩以養國老在仲春月令養衰老授几杖在仲秋文王世子曰凡大合樂必遂養老鄭氏云大合樂謂春入學舍菜合舞秋頒學合聲於是時也天子則視學焉遂養老此養老於仲春仲秋者也月令季春之末擇吉日大合樂天子親往視之大合樂亦必養老此又養老於季春者也若夫簡不帥教出征受成以訊馘告凡天子入學莫不養老又不在歲養之數也又有死政者之老焉故羅氏獻鳩以

養之者國老也司徒以保息養之者庶老也司門以其財養之者死政者之老也若夫外饔酒正槀人所謂者老者總三者而言之也先王父事三老兄事五更則三老五更乃羣老之尤者而致仕之老固在其間皇氏離而三之誤矣月令無冬夏養老之文周禮禮記特言春養秋食而已熊氏謂養老歲有七亦誤矣

嚴陵方氏曰燕以示慈惠慈惠者上之所以接下也

接下者天之道故有虞氏養老以燕禮饗以訓恭儉恭儉者下之所以事上也事上者人之道故夏后氏以饗禮殷尚質故以食禮食禮則簡而質周尚文故修而兼用之兼用三代禮也豈嘗增損於其間哉亦治其壞而已故以脩言之

清江劉氏曰以養老莫善於燕莫不善於饗而食次之以養義莫善於饗莫不善於食而燕次之周人備矣所謂養老者養其體者也故擇其柔嘉選其馨香

潔其酒醴品其豆籩脩其簠簋奉其犧象謹其祓除於是乎體解節折而共飲食之又為折俎加豆是以惠豐而德洽民之見者以為盡心也莫不加愛焉故莫善於燕夫饗所以訓恭儉也而養老所以充體氣也脩其物篤其意而不得躬之酒盈而不飲肉乾而不食設几而不倚一獻而百拜惡在其惠也故莫不善於饗是有虞氏所以不從也所謂養義者養其賢者也年者天下之達尊也爵者天下之達尊也以達

尊之爵養達尊之年其意猶不敢褻為之故一獻而百拜民之見者以為至恭也莫不加肅焉故莫善於饗夫養義者貴其養志也若曾子之養曾晳者也而食者無百拜之恭無一獻之節此所謂養口體也若曾元之養曾子者也民之見者可以慢易也故曰莫不善於食是夏后氏所以不從也雖然三聖之作非以相反也養老以彼養義以此所以尊其年尚其德也尊其年仁也尚其德義也仁且義所以天下無所

為而晏然是故周人通其道達其意脩而兼用之兼之是謂大備不可改矣孝之道達則子咸若悌之道達則幼咸若登歌清廟則君咸若下管象武則臣咸若所以慮之以大愛之以敬行之以禮脩之以孝養紀之以義終之以仁一事舉而衆美具焉孔子曰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此之謂也

延平周氏曰以燕饗對食則燕饗以酒為主食以食為主以燕對饗則燕以恩為主饗以禮為主虞氏以

燕則其恩已致詳矣故夏后氏易以饗饗則其禮已致隆矣然燕與饗不過養陽而已故殷人易以食所以養陰也周則文極矣故兼用之亦各趨時而已

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達於諸侯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瞽亦如之九十使人受

鄭氏曰達於諸侯天子諸侯養老同也國國中小學在王宮之左學大學也在郊小學在國中大學在郊

此殷制明矣命謂君不親饗食必以其禮致之

孔氏曰此謂子孫為國死難而王養其父祖也五十始衰故養於鄉學六十漸衰養禮彌厚故養之於小學小學在國中也七十大衰養禮轉重故養於大學鄭知國是學者以國與學文相對也上文云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下文云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貴右賤左小學在國中左也大學在郊右也與殷同也故鄭云此殷制明矣以此篇從上以來雖解為殷制無正據可憑因此小學大學是殷

制不疑故云明矣此養老之事非唯天子之法乃通達於諸侯也至於八十年漸衰弱不堪來學受養君以饗食之禮使人就家致之其受君命之時理須再拜不堪為勞一坐於地而首再至於地也瞽人無目恐其傾倒拜君命亦當如此

長樂陳氏曰年彌高者養彌厚養彌厚者禮彌敬故五十養於鄉而不從力政六十養於國而不與服戎七十養於學則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

此禮之所以彌敬也周之養老遺人掌委積外饔掌割亨以至羅氏共羽物酒正共酒稾人共食其禮之備具如此又視學以事之豈非仁之至義之盡哉孔子於瞽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相之則每事必告其致恭敬如此則先王待之之禮均於老者不為過矣內則曰九十者其家不從政瞽亦如之

嚴陵方氏曰養於鄉者特尊於一鄉之人而已養於國者則尊於一國之人焉養於國者不離於臣道而

已養於學者則有師道焉以其年彌高而德彌卲故也然養之始於五十者以其始衰故也達於諸侯則以有君道者皆所當然坐亦跪也拜君命之時足一跪而首再至於地也凡拜必再故以首至於地而備其數蓋所以佚老者而不責之以筋力之禮也瞽以無目而不便於禮故亦如之九十筋力尤衰又不必親拜之矣特使人代受其命可也

清江劉氏曰養於鄉者鄉飲酒之禮五十者始預於

養也六十養於國者有命賙餼老者則及之矣養於學者則君就行焉

山陰陸氏曰養於鄉五十與養於國六十與養於學七十後與六十者坐五十者立養於鄉之謂也春饗孤子秋養耆老六十養於國之謂也

五十異粻六十宿肉七十貳膳八十常珍九十飲食不離寢膳飲從於遊可也

鄭氏曰粻糧也貳副也遊謂出入止觀

孔氏曰自此以下雜記卿大夫士及庶人年老節制在家食養之法隨年為品也五十始衰糧宜自異不可與少壯者同也六十轉老故恒宿肉在帳下不使求而不得也膳善食也七十恒令膳食有儲副不使有闕也八十常使有珍奇美食九十飲食無時或急求須得故不離於寢羨善之膳水醬之飲從於所遊之處可也

延平周氏曰孔子曰肉雖多不使勝食氣蓋肉為天

産所以養陰食為地産所以養陽養陰者常不使勝於養陽者唯五十然後養陰者有以加故曰五十異粻蓋言異於强壯者也六十則不特異粻而又至於有宿肉七十則不特有宿肉而又至於有貳膳貳與大祭再貳之貳同意八十則不特有貳膳而又至於有常珍九十則養之愈備故曰飲食不離寢膳飲從於遊可也先王之法嘗寓於甚微使天下後世必於五十然後異粻則養陰者之害已自節矣而至於九

十養之愈備則為子者所以致其孝也

嚴陵方氏曰粻則地産以養其陰肉則天産以養其陽膳用六牲以為膳而已珍用八物則為貴有膳則肉可知有肉則粻可知異者不必宿宿者不必貳貳者不必常言之輕重其禮之隆殺也由八十而下飲食或庋於閣而已於寢則亦離焉膳飲止於所居而已於遊固不從焉故必九十然後飲食不離寢飲食從於遊也雖然養之如此其備豈必人人及於是哉

亦可而已

山陰陸氏曰八十常珍若豹胎象節猩脣燕髀是亦珍也不得謂之常珍

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八十月制九十日脩唯絞紟衾冒死而后制

鄭氏曰絞紟衾冒一日二日而可為者

孔氏曰年既衰老預為送終之具歲制謂棺也不易可成故歲制然此謂大夫以下耳人君即位為椑不

待六十也其槨則死後為之以其葬尚賒故檀弓云旬而布材是也時制謂一時可辦是衣物之難得者是年轉老所須辦轉切也月制謂一月可辦衣物易得者九十棺衣皆畢但日日脩理之為近於終故也絞紟衾冒四物易成故生不逆為須亡乃制也故檀弓云一日二日而可為也者君子弗為也

嚴陵方氏曰凡此皆謂為送死之具也或以歲或以時或以月或以日者蓋年愈高而備之愈宜數故也

八十而下皆曰制獨九十曰脩者蓋創其始之謂制治其壞之謂脩

延平周氏曰六十當以歲制然財或不足而有至於七十者則當以時制於七十又或不足而有至於八十者則當以月制九十則日脩治之而已歲然後時時然後月者言其緩急之異絞紟衾冒死而後制以其易具且又明人子有所不忍也

馬氏曰自五十異粻而下此養生之禮也自六十歲

制而下此送死之禮也人之至於五十其氣始衰食不可以不異故異粻自五十而上事親之日短人子之於親養之必有加焉故宿肉至膳飲必從於遊也有始必有終有生必有死此必然之理也人之至六十以上則送死之禮不可以不具

新安朱氏曰歲制者歲以展而脩之下時月日放此

山陰陸氏曰九十日脩不保月也八十月制不保時也七十時制不保歲也

五十始衰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煖八十非人不煖九十雖得人不煖矣

鄭氏曰煖温也

嚴陵方氏曰三十曰壯四十曰强壯强則盛極矣盛之極亦趨於衰故五十為始衰之年自此而往宜有以扶其衰九十雖得人不煖則以衰之極養之宜無所不至故也

馬氏曰人之大化有四嬰孩也少壯也老耄也死亡

也始衰離於少壯之年而入於老耄之時也先王之時下無凍餒之民者蓋五畝之宅樹之以桑而七十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而六十則可以食肉矣

山陰陸氏曰非肉不飽始於五十非帛不煖始於六十皆極於七十

延平周氏曰孟子言五十可衣帛七十可食肉與此不同者王制主言血氣而養血氣者以食為先以衣

為次故曰五十始衰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煖

孟子言王政而王政之序足衣然後足食故五十衣帛七十食肉然孟子言五十衣帛此言五十始衰何也謂王政既行雖始衰之年已能使之衣帛不待至於六十

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

鄭氏曰就其室以珍從尊養之也

長樂陳氏曰大夫七十而後賜之杖此五十而杖者蓋杖於家邦鄉國者不必待賜杖於朝則非賜不可也九十就其室所以尊之以珍從所以養之也

嚴陵方氏曰杖者所以扶其力而優其禮也杖於家者則不得杖於鄉杖於鄉者則不得杖於國杖於國者則不得杖於朝杖於朝者則無適而不以杖矣此隆殺之别也伊耆氏共王之齒杖者以此至於九十自不能至於朝矣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

之而杖有所不足道也前言巡守之禮曰問百年者就見之而此言九十者何也彼之所言則一國之老又不必有爵者焉故其禮爲殺此之所言則天下之老唯有爵者而已故其禮爲備而又以珍從也祭義又言八十君問則就之者彼言異禮此言常禮亦見

祭義解

延平周氏曰貴貴老老不可偏廢也八十與之杖老老也而不免於朝者貴貴也九十則天子必就其室

而問之者豈特老老而已盖將以尊賢也尊賢則北面可也就其室而問之何歉哉

七十不俟朝八十月告存九十日有秩

鄭氏曰大夫士之老者揖君則退故不俟朝月告存每月致膳也秩常也有常膳

孔氏曰此謂大夫士老年而聽致事者則七十杖於國朝君之時入門至朝位君出揖之即退不待朝事畢也若不聽致仕則祭義云七十杖於朝八十不俟

朝告謂問也八十者君每月使人致膳告問存否九十極老君則日使人以常膳致之故云日有秩

新安朱氏曰註揖君當作君揖

延平周氏曰不俟朝所以全其筋力也月告存所以欲其生也日有秩所以厚其養也先王之於人也必有養廉之具然後責之廉故卿大夫既有田以處子孫而至於九十則又日有秩此仕於朝者所以無累於終身而有恥於貪汙者也

山陰陸氏曰告存告而後存之即日有秩不必告也

故孟子曰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命將之

廬陵胡氏曰月告存君使人每月問存否則老者告

云存也秩常也君日使人膳則八十月告存之時亦

致膳矣

嚴陵方氏曰日有秩日有常賜也若酒正之秩膳是

矣

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七十不與賔客之事八

十齊喪之事弗及也

鄭氏曰五十力稍衰也力政城道之役也與及也八十不齊則不祭也子代之祭是謂宗子不孤

孔氏曰上文歲制及杖於家之屬兼含大夫士及庶人之老此五十不從力政及不與服戎則唯據庶人之事力政謂築城治道也其大夫士六十未致仕若爲軍將當與服戎故知此據庶人也服戎謂從軍爲士卒棻易孟氏韓詩說年二十行役三十受兵六十

還兵古周禮說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許慎云漢承百王而制二十三而役五十六而免六十五已老而周復征之非用民意鄭駁之云周禮皆征之者使為胥徒給公家之事如今之正衛耳胥徒事暇坐息之間多如鄭此說力政田役為重故云五十免之故此五十不從力政祭義五十不為甸徒是也戎事差輕六十不與服戎如孟氏說六十還兵是也胥徒又輕故野外六十五猶

征之若四郊之內以其多役故二十受役六十乃免
若於野則力役又少故十五征之六十五乃免若兵
革之事則三十受之如孟氏韓氏說是也鄭註謂宗
子不孤者以父是宗子年已八十子則代之而祭若
父不為宗子則不主祭祀無祭可代今已是父嫡子
代父而祭之是有父之宗子案喪服云宗子孤為殤
以無父則稱孤明有父則不孤故云是謂宗子不孤
也

長樂陳氏曰弛而不張文武不為張而不弛文武不能晝作而暮息一日之理也三時作而冬息一歳之理也少壯作而老息一世之理也先王知其理如此故為之禮以息之此經是已周官鄉大夫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則雖五十猶從力政矣祭義五十不為甸徒則未六十不與服戎矣豈非時異則禮異歟

延平周氏曰周官鄉大夫及祭義所載與此經異同

者蓋舍征之法始於五十而征之之法極於六十有五其間有征有不征者惟上之人度其筋力之何如耳果筋力可任則不為五十而舍之果筋力可舍則不待六十有五謂不及乎此與過乎此則非法也

嚴陵方氏曰從力政從力役之政也與服戎與兵戎之事也力政則事之常者故五十已不從矣服戎則事之變者故六十然後不與焉七十不與賓客之事八十齊喪之事不及者蓋事生之與事死事人之與

事神不能無輕重之別故也或曰從或曰與或曰及何也從謂行其事焉與則預之而已六十之與服戎七十之與賔客非特不從其事也亦且不與之矣及則傍有所加之謂以其衰老已甚非特不能從與於事也而事固不當及於我矣然則從與者我從與於事故言於事之上及則事有及於我故言於事之下此其辨也

馬氏曰力政服戎此免於公者也賔客齊喪此免於

私者也蓋代之以子孫矣

山陰陸氏曰祭義曰五十不為甸徒即此所謂不與力政雖不為徒猶以為士是未免服戎之事也

五十而爵六十不親學七十致政唯衰麻為喪

鄭氏曰爵謂賢者命為大夫不親學不能備弟子禮致政還其君事也

孔氏曰鄭知非命為士而云大夫者以王制殷法殷則士無爵故知此是大夫也此謂凡常之人有賢德

故五十始為大夫若其有德不必五十故喪服小功章云大夫為昆弟之長殤是幼為大夫為兄之長殤長樂陳氏曰顏子年未二十而孔子以為王佐之才則非必五十可以爵也孔子六十有九猶以未聞大道為恥則非必六十不親學也伯夷大公老而後歸周則非必七十而致政也記之所言特以中人為法而已

嚴陵方氏曰五十曰艾服官政故受爵於朝蓋受爵

則服官政故也六十曰耆指使故不親學所以事人非所以使人故也七十曰老而傳故致政蓋外則致其政於君内則傳其事於子孫也唯衰麻為喪則與曲禮言唯衰麻在身同義然此齊喪之事猶及也所以異於八十者歟

金華應氏曰自五十養於國至七十致政非公私暇豫而財力豐饒禮制脩舉而品節分明道德尊隆而教化浹洽豈易及此

山陰陸氏曰六十而猶學晚矣蓋當是時雖離文字可也唯衰麻爲喪言雖重服唯服衰麻而已據子游爲之麻衰牡麻絰彼言麻衰此言衰麻衰麻先衰以輕服服重也荀子曰七十唯衰存據此雖謂之麻衰無牡麻絰矣

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

西郊

鄭氏曰皆學名也異者四代相變耳或上西或上東

或貴在國或貴在郊上庠右學大學也在西郊下庠

左學小學也在國中王宮之東東序東膠亦大學在

國中王宮之東西序虞庠亦小學也西序在西郊周

立小學於西郊膠之言糾也庠之言養也周之小學

為有虞氏之庠制是以名庠云其立鄉學亦如之膠

或作絿

孔氏曰此一節明養致仕老及庶人老給賜之事此

四代養老之處雖其名不同以殷人云右學左學虞

氏云上庠下庠學記云黨有庠文王世子云學干戈

羽籥於東序以此約之故知皆學名也養老必在學

者以學教孝悌之處故於中養老熊氏云國老為鄉

大夫致仕者庶老謂士也皇氏云庶老兼庶人在官

者其致仕之老大夫以上養從國老之法士養從庶

老之法故外饔云邦饗耆老掌其割亨鄭註引此周

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是也虞殷尚質貴
取有成故大學在西小學在東夏周貴文取積漸長
養故大學在東小學在西故鄭註云上庠右學大學
也在西郊下庠左學小學也在國中王宫之東以虞
殷質俱貴於西故併言之夏周為文皆上東故亦併
言之云東序東膠亦大學在國中王宫之東西序虞
庠亦小學也西序在西郊周立小學於西郊是也云
周之小學為有虞氏之庠制者庠則後有室前有堂

若夏后氏之序及周之學所在序者皆與庠制同其州黨之序則歇前而已序則豫也故鄉射云豫則鉤楹内堂則由楹外彼鄭註豫讀如成周宣榭火之榭是也云其立鄉學亦如之者言鄉學亦為庠制故上文云者老皆朝于庠是也

長樂陳氏曰四代之學虞則上庠下庠夏則東序西序殷則右學左學周則東膠虞庠而周則又有辟廱成均瞽宗之名則上庠東序右學東膠大學也故國

老於此養焉下庠西序左學虞庠小學也故庶老於此養焉記曰天子設四學蓋周之制也周之辟廱即成均也東膠即東序也瞽宗即右學也蓋以明之以法和之以道則曰辟廱以其成其虧均其過不及則曰成均以養士則謂之庠以教人則謂之校以習射事則曰序以糾德行則曰膠以樂祖在焉則曰瞽宗以居右焉則曰右學蓋周之學成均居中其左東序其右瞽宗此大學也虞庠在國之西郊則小學也記

曰天子視學命有司行事祭先師先聖焉卒事遂適東序設三老五更之席又曰食三老五更於大學所以教諸侯之弟祀先賢於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夫天子視學則成均也命有司行事祭先師先聖焉即祀先賢於西學也祀先賢於西學則祭於瞽宗也有司卒事適東序設三老五更之席即養國老於東膠也養國老於東膠即禮三老五更於大學也然則殷之右學在周謂之西學亦謂之瞽宗夏之東序在周

謂之東膠亦謂之大學蓋夏學上東而下西殷學上右而下左周之所存特其上者耳則右學東序蓋與成均並建於一丘之上而已由是觀之成均頒學政右學祀樂祖東序養老更右學東序不特存其制而已又因其所上之方而位之也<sub>禮書</sub>

嚴陵方氏曰上庠居於西郊西北者天所位也有虞氏體天道而帝故以上庠為尊焉東序居於寅地而寅卯者人所見也夏后氏立人道而王故以東序為

尊焉殷尚質故以右學為尊右為陰之正而天地之
質成於陰之正故也周尚文故以東膠為首蓋東為
陽之中而天地之文作於陽之中故也虞以上庠居
右然不謂之右而謂之上者蓋天位在上不可謂之
右故也殷以右學為上然不謂之上而謂之右者蓋
陰之道貴右不可謂之上故也東序居下庠之位然
不謂之下者蓋夏后氏以東序為尊而下之名非所
以稱尊故也東膠居左學之位然不謂之左者蓋周

人以東膠為尊而左之名非所以稱尊故也國老猶
國子謂之國以對家言之則為貴故也庶老猶庶子
謂之庶以對適言之則為衆故也以庶老為衆則知
國老之為寡以國老為貴則知庶老之為賤矣然四
代之養老必以學何也蓋王者之養老所以教天下
之孝也孝者所以盡子道而父子者人倫之始也學
所以明人倫而已於此以養老不亦宜乎皆學也虞
曰庠夏曰序殷曰學周曰膠又何也庠者養也養以

生物為事天道也故虞曰庠庠者射也射以正已為事人道也故夏曰序序學者覺也覺民者所以反其質故殷曰學膠者飾也飾物者所以制其文故周曰膠雖然虞曰米廩則不特謂之庠矣夏曰校則不特謂之序矣殷曰瞽宗則不特謂之學矣周曰辟廱則不特謂之膠矣經言耆老皆朝于庠則庠又非獨虞有之黨正屬於序子產不毀鄉校則序與校又非獨夏有之學記言國有學則學又非獨殷有之蓋合而言

之則謂之庠謂之序謂之膠謂之校謂之米廪謂之
瞽宗謂之辟廱皆學也故孟子於殷又曰序於周又
曰庠且言學則三代共之而明堂位則二代亦通謂
之學也

馬氏曰以方言之則東為上以内言之則國為内故
周人養國老於東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皆在於
國之内也以四方言之則西者成德之地故有虞氏
養國老於上庠殷人養國老於右學皆在西也凡此

皆其所向之不同也

延平周氏曰上庠下庠以尊卑言之也東序西序以方言之也右學左學以位言之也上庠右學皆西也東序東膠皆左也虞與殷尚右貴有為也夏與周尚左貴陽位也國老庶老皆養之者恩也國老必於大學庶老必於小學者義也孟子曰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今於夏則謂之東序於周則謂之東膠何也葢以其教人於此則皆得謂之校以其

射於此則皆得謂之序以其養士於此則皆得謂之
庠以其糾不帥者於此則皆得謂之膠孟子之言特
其應時改造之名耳
山陰陸氏曰東膠虞庠郊學也文王世子曰凡語於
郊者此學也自諸侯言之膠其所謂校者邪左傳曰
鄭人遊於鄉校又曰夫人朝夕退而遊焉據此校雖
在鄉距國不遠矣　又新說曰上下二庠東西二序
左右二學東膠虞庠皆小學也先儒以舜上庠夏東

序殷右學周東膠為四代之大學舜下庠夏西序殷左學周虞庠為四代之小學非是也蓋曰四代養老之禮或在大學或在小學各不同三老五更者天子之大老也故於大學養之記曰養三老五更於大學是也國老庶老則養於小學而已

新安朱氏曰諸儒皆以養國老者為大學養庶老者為小學蓋亦因王制之言而意之耳陳氏説其位置又與鄭氏諸儒之説不同皆無所考闕之可也

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養老夏后氏收而祭燕衣而養老殷人冔而祭縞衣而養老周人冕而祭玄衣而養老

鄭氏曰皇冕屬也畫羽飾焉凡冕屬其服皆玄上纁下有虞氏十二章周九章夏殷未聞凡養老之服皆其時與羣臣燕之服有虞氏質深衣而已夏而改之尚黑而黑衣裳殷尚白而縞衣裳周則兼用之玄衣素裳其冠則牟追章甫委貌也諸侯以天子之燕服為朝服燕禮曰燕朝服是服也王者之後亦以燕服

為之魯季康子朝服以縞僭宋之禮也天子皮弁以日視朝也

孔氏曰案周禮有設皇邸又云有皇舞皆為鳳皇之字鳳羽五采故鄭註云畫羽飾之上註云虞夏之制天子服有日月星辰此註云夏殷未聞者皐陶謨謂之虞夏書故因云虞夏之制其實唯謂虞也鄭註養老之服皆與羣臣燕之服者以經云夏后氏燕衣而養老周人玄衣而養老周人燕用玄衣故知燕羣臣

之服也深衣謂白布衣其冠未聞皇氏云服皇冠崔
氏以爲與夏周同未知然否案郊特牲云大古冠布
齊則緇之大古則虞氏或用白布冠也夏尚黑燕衣
黑衣也縞衣白布深衣也縞白色生絹亦名爲素周
則兼用之經云玄衣而養老若衣裳俱玄則與夏不
異又儀禮朝服緇布衣素裳緇則玄故爲玄衣素裳
也云其冠則牟追章甫委貌者案儀禮朝服首著玄
冠玄冠即委貌以此推之則殷之朝服皆著章甫之

冠夏朝服著牟追云諸侯以天子之燕服為朝服者以燕禮諸侯燕臣子用朝服明天子之燕亦朝服也引燕禮云服是服者證燕時服是玄衣素裳之服也玉藻云魯季康子朝服以縞若當時無朝服以縞康子不應服之明是宋人所著康子僭效之冠禮記云周弁殷冔夏收鄭云弁名出於槃槃大也言所以自廣大也冔名出於幠幠覆也所以自覆飾也收言所以收斂髮也其制之異亦未聞冠禮記又云委貌周

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鄭註云委猶安也言所以安正容貌章明也殷質言以表明丈夫也毋發聲也追猶堆也夏后氏質以其形名之其制之異同未聞

橫渠張氏曰有虞氏言氏者止以其身而得天下自庶人時已稱虞舜止嘗納于大麓元不曾有封大麓者夏后氏言后者謂以君而得天下殷人與周人言人者謂以衆而得天下以君者止以其君之身以衆

者謂以其國之衆有此分别各以其所以得天下名之夏后氏猶言夏君氏稱君者以國興禹崇伯之子也殷周以衆興言以其衆興起於彼方也

嚴陵方氏曰祭非無衣也然主冠言之者葢冠在首有尊尊之義而祭所以推尊尊之義故也養老非無冠也然主衣言者葢衣在體有親親之仁焉而養老所以明親親之仁故也

馬氏曰先言祭者葢祭所以追養繼孝而年之貴乎

天下久矣次乎事親也故以祭為先皇與收哻與冕首所加之冠也深衣燕衣縞衣玄衣身所衣之服也在祭祀則言冠而不言衣者言冠則知其有衣故虞則十二章周則九章推此則二代可知矣在養老則言衣而不言冠者言衣則知其有冠故毋追夏后氏之道也章甫殷道也委貌周道也推此則有虞氏亦可知矣

延平周氏曰有虞言氏而不言后夏后言后而言氏

至殷周而皆言人者氏者言其旁出而有所別后者
言其繼世以為君蓋堯以天道治人而舜以人道奉
天則舜於天道乃旁出而別之者也夏則繼於舜而
為旁出者也至於殷周人道而已矣
山陰陸氏曰燕衣燕居之衣玄端是也據卒食玄端
以居縞衣朝衣也據朝服之以縞自季康子始也玄
衣冕也據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冕而總干養老夏后
氏以燕服殷人以朝服周人以祭服後王彌文也言

燕則知有所謂朝言玄則知有所謂素言縞則知有所謂麻深衣亦燕服其服之卑者也記曰朝玄端夕深衣

金華應氏曰祭祀之事極其嚴故冕而玄衣纁裳則上下各異其制養老之情貴其親故皮弁而緇衣則上下相連而不殊取其便也

凡三王養老皆引年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廢疾非人不養者一人不從政父母之喪三年

不從政齊衰大功之喪三月不從政將從於諸侯三月不從政自諸侯來從家期不從政

鄭氏曰已而引户校年當行復除也老人衆多非賢者不可皆養癈癈於人事自諸侯來從諸侯來也

孔氏曰將從於諸侯謂大夫采地之民從於諸侯為民以其新從當須復除但諸侯地寛役少為人所欲故唯三月不從政自諸侯來從於家者謂諸侯之民來徙於大夫之邑以大夫役多地狹欲令人貪之故

期不從政案旅師云新甿之治皆聽之使無征役鄭註引此文以證之是據民之遷徙也

長樂陳氏曰凡言養老必兼虞氏此特言三王引年者遠則論略近則論詳故也有其德而非其年則未可以養有其年而非其德則不可以養特言引年者養老以年為主故也病者老者在所養喪者在所恤從者在所寬此所以或復其家或復其子或復其身也周官大司徒以保息六養萬民有曰養老有曰寬

疾以至小司徒鄉大夫遂人皆辨其老者癈疾者旅師凡新甿之治皆聽之使無征役然則辨其老者癈疾者蓋亦不特復其身而已新甿之無征役蓋亦不過期而已自家而將從於諸侯三月不從政則自國而將從於大夫者可知自諸侯從其家期不從政則自大夫來從國者可知先王之於從者遠則有節近則有授所以制之以義寬之以無征優之以下劑所以綏之以仁　又禮書曰義故民忘其勞仁故民悅

其德此所以北山不均之刺不作於下而餘力之頌日聞於上也後世踐更之法雖丞相之子不免戍邊非所謂舍貴者也絳之老人辱在泥塗非所謂舍老者也

嚴陵方氏曰引如負罪引慝之引蓋引其年高下以為養禮之隆殺故也

延平周氏曰一子一人不從政則老者廢疾者有所養居喪不從政則生者得以盡其哀戚將徙者不從

政所以寛之也始來者不從政所以安之也

禮記集說卷三十五

謹案卷三十四第五頁前五行忠愛近仁刋本仁

訛人今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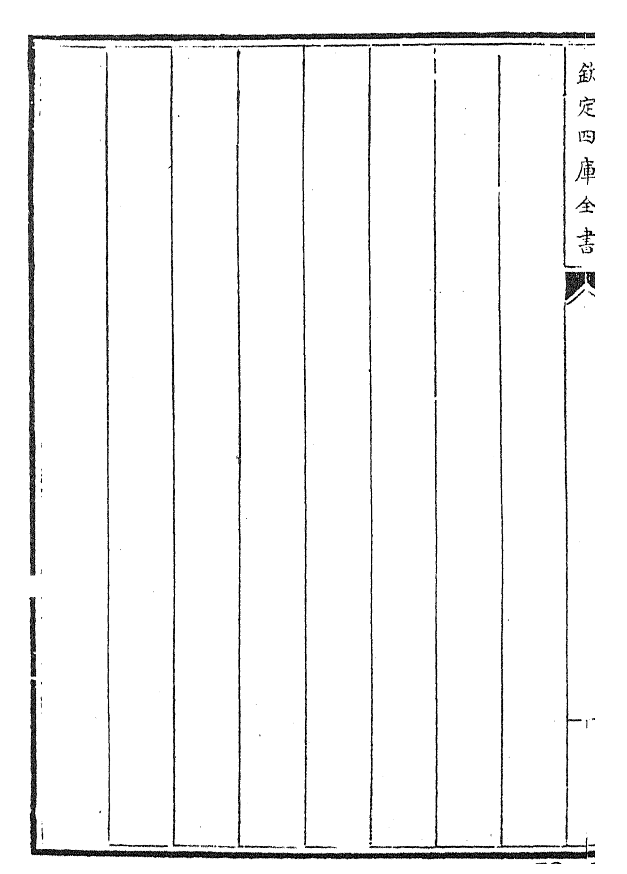
第八頁前三行若閒帷薄刋本薄訛簿今改

第二十六頁後三行札瘥形於四國刋本形訛刑

今改

卷三十五第二十三頁前三行則與曲禮言唯哀

麻在身同義刋本與訛於今改






覆校官編修臣項家達
校對官檢討臣陳夢元
謄録監生臣吳紹恩